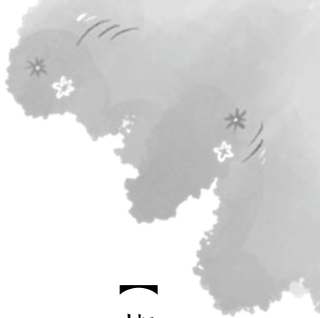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【楔子】等你記起我是誰的時候，你便尋得到我。

夜幕深垂，皎潔的月娘高高掛起，沉靜如墨的黑紗輕柔披上山巒，安梅山半山腰一處僻靜的院落裡，主人家房中的燈火仍亮著，房內桌面上的油燈芯劈啪作響、迸裂出細小火花，床榻上兩位人兒無語對視、周圍寧靜得彼此的呼吸聲清晰可見。

墨御軒身穿單薄白色中衣，衣襟微散、隱約可見薄衣下透著結實胸肌的稜線，如墨的髮絲披散一身襯得他的更加膚如美玉，英俊貌美的臉龐、眉目英挺如畫，目若朗星，一雙眼睛形狀溫柔，卻在眼尾微微上揚，似含著春水、盈著玩味，唇薄而紅潤似笑非笑的勾著唇角，雙手抱胸的懶洋洋靠在床邊，增添幾分玩世不恭的放肆不羈。

「姑娘所來何事？」墨御軒俊臉噙著洞悉一切的戲謔問道，嗓音迴盪在冰冷的空氣中，比陳年酒釀還要香醇。

女子眉如新月、唇如點櫻，杏眼清澈，鼻尖小巧挺直，青絲如瀑布般散落，鮮豔赤紅的中衣鬆鬆垮垮的攏在身上，香肩微露很有幾分旖旎的模樣，她坐在床榻邊絕美的小臉貼近墨御軒，兩人靠近得幾乎貼在一起，她回應以同等戲謔的笑容，在房內昏黃的燈

光下更顯曖昧。

「子安真的不記得我了？」她甜甜的問，言語間彷彿能滴出蜜來。

墨御軒搖頭、輕淺一笑。女子小巧鼻尖廝磨著他的，魅惑而又勾人，很奇妙的是他居然不排斥，反而感到熟悉、好似他兩之間就應當如此，她身上那抹淡淡的笑容香更是讓他熟稔得心猿意馬、下腹躁動，沒來由地想要親近。

「是嗎？」女子十足輕挑勾起墨御軒好看的下巴，纖細冰涼的手指沿著他胸膛的曲線輕慢的下滑，「那……今天的目的，就是懲罰你忘記我。」

她冰涼的手指如星火，一把點燃他體內的燎原，渾身變得滾燙幾乎要沸騰，讓墨御軒身形微微一顫。

他握住女子的手，帶著細微喘息的嘶啞說道：「我可不是甚麼好人。」

聞言，女子笑得燦爛如花，說道：「我知道。」

她雙手勾住墨御軒的頸子，吻上他薄而紅潤的唇，細牙輕輕廝咬、冰涼的小舌點點舔拭，引火似的舉動讓墨御軒的理智了斷線、忘了眼前的女子他根本不算認識，大手揮下床幔、翻身將她欺在身下，狂熱的回應舔允吸取她口裡的甜甜花蜜，奪去她全部的呼吸。

窗外深沉如墨的天空落下片片雪花，冬風凜冽寒冰無比，別於外頭的冷，室內交纏



的身軀炙烈燃燒、火熱至極，床榻間顛鸞倒鳳、雲雨翻覆，一室旖旎春光無限。

翌日，墨御軒醒來時女子已經消失了，只留下一張字條：

等你記起我是誰的時候，你便尋得到我。





【一】新婚夜的刺殺

一年前，初秋，天麟京城御王府內。

初秋微涼的夜裡，涼風徐徐吹來，拂過上官璃一頭散落如墨的髮絲，在空中飄散，白皙如玉精雕細琢的小臉透著萬古不化的寒，殷紅欲滴的唇吞吐著微熱氣息，一身大紅喜氣中衣單薄的隨風飄逸，即便毫無妝點、那傾國撫媚之色，仍然風華絕代、舉世無雙。

她坐在御王府別院石造台階上，手握著蒼龍劍入地三分，一雙星眸裡閃爍著噬人血氣、如妖如魔，她睨視著地面上二三十具蒙面身著黑衣的屍體，月光下血色淋漓、與御王府喜慶的大紅布條、燈籠，交織成一幅詭譎突變的畫面。

今夜是她新婚夜，沒等來新郎、卻迎來三十個刺客。

上官璃吓的一聲，吐出口裡腥甜的熱血。

她乃縱橫沙場、斬敵無數的將軍，令人聞風喪膽的鴻雲將軍，居然受到這種待遇？三十個刺客殺來，還真是份大禮。

御王前後娶了五個正妃，每一個都死於非命。



前五個都是意外身亡，可今天三十個刺客伺候……是因為知道她特別有本事嗎？那還真是很恭維她呢。

上官璃冷眼看著、想著。

此時御王、墨御軒，步履穩健緩緩走來，身後跟著服侍他多年的貼身侍衛墨華。墨御軒墨髮半束、面如冠玉，冷毅線條、勾勒出絕色如仙的俊美容顏，深邃眼眸裡彷彿蘊藏萬點星芒，不經意的注視便能奪人心魂，一身俊美高華宛若世外之仙，高貴優雅卻又霸氣凜然，天生的貴族王者之氣臨境擴散、震攝八方。

「三十個刺客，王爺還真是太看得起妾身。」上官璃望向墨御軒，勾起魍魎魍魎一笑，一身紅衣將她襯得妖豔無比。

「墨華，怎麼回事？」墨御軒深沉看向地上三十具屍體，說道。

「屬下……」墨華見這橫屍遍野，一時也不著頭緒。

御王大婚的日子，府裡闖進了三十個刺客，居然沒人知道，這不是個開玩笑的疏失，墨華不由替自己捏把冷汗。

「查。」墨御軒眼神微斂，對墨華說道，不怒而威。冷豔的俊容更加嚴寒。

他望向眼前嬌俏的人兒，暗忖王府守備如此森嚴都還能闖入三十個刺客……

「進了三十個刺客都不知道……王府的護衛都是吃閒飯的嗎？」上官璃嘴上噙著戲





謔，心底只覺得晦氣、她冷哼一聲，拎著她的蒼龍劍、雙手背在身後，步步逼近墨御軒。她昂起頭，水靈的眼直視墨御軒如淵的眸，惡狠狠咬牙說道，「或者是王爺授意的？」

御王在天麟國當今皇上的親弟弟，整個天麟國有半壁江山可說是御王打下的，在朝野國內無人不景仰生畏，殺伐果斷、殘酷嗜血，一身血腥惡狠、周身總一抹生人勿近的強勁氣流，讓人畏懼無法靠近。

而上官璃，可無視這宛若巨石重壓的氣勢，蠻不在乎的迎上前、腰桿筆直、大無畏的姿態顯露畢盡，讓一旁的墨華暗暗吃驚，也讓面前的墨御軒頗富興味。

看來他這新王妃也不是吃素的。

「妳說本王要殺妳？妳值得嗎？」見她如此無畏，倒是膽子很大、還沒有女人敢這樣看他，平日不愛多說的他、到也想會會這膽大包天的女子。墨御軒比上官璃高整整一個半頭，他俯身湊近上官璃如玉的臉龐，兩人近得幾乎可感受到彼此的鼻息，「本王怎麼知道不是妳自導自演呢？」

聞此言，上官璃沉下臉，「御王是傻的嗎？我自導自演是為什麼要出動三十個刺客，還自己殺光損兵折將，每一個暗衛培養如此不易，需要這樣嗎？要裝可憐也是等御王來了才隨便比劃幾招、假裝被刺傷，讓全員撤退吧？」

這墨御軒一出口就讓她來氣，說她自導自演？真是太侮辱人了，想她上官璃有需要



靠裝可憐博男人的寵愛嗎？想娶她的都可以從平陽城內排到大月國去了……

出生軍人世家的她，骨子裡都是「士可殺、不可辱！」，此等汗巖她無法忍受！也不願忍受！回嘴就是不給墨御軒流餘地！

「放肆！」墨御軒冷叱！富含內力的一聲，震得院內樹枝沙沙作響。

一旁墨華見狀、不作聲的後退幾步做勢拔劍，怕是主子真的氣了要開殺戒、他好隨時出手，畢竟這新王妃一個人滅了三十個刺客，實力不容小覷。

「士可殺、不可辱，想殺我直接砍了我就可以，少做這些下三濫的手段……王府是什麼地方，沒王爺默許進得了這麼多刺客嗎？」不理會墨御軒的聲威，上官璃又上前一步、字字尖銳。

「妳……不怕本王嗎？」兩人距離如此近，一般人見著他的臉都怕，何況他還出聲威嚇了，這上官璃卻一點懼色都沒有……

「為什麼要怕？」上官璃說的理直氣壯，行得端坐得直、她有甚麼好怕的！「人醜沒關係，心醜就是不好？」

上官璃這是說墨御軒人醜心也醜？墨御軒噙起若有似無的笑，這句話聽起來非常耳熟，好像很久以前也有人對他說過，墨御軒凝視著上官清澈如鏡的水眸、好似要將她一眼望穿、一眼刺破。

